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五十九目錄

僚佐十一

鄭兼才

沈寶麟

陸元吉

楊兆煜

劉台斗

張鼎五

楊道純

楊先鐸

胡嵩齡
黃本騏

王璵

陳容禮

沈欽霖

陳世昌

張家渠

鄧大猷

聶愈達
何學奎

林伯桐

聞星杰

蒲忭

鄭世俊

葉文麟

酈欣

劉方璿

弟方瑚
陳禧

劉文簪

李沆訓
吳萬餘

沈欽韓

徐晝堂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五十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僚佐十一

鄭兼才

君鄭氏諱兼才字文化一字六亭永春德化縣南鄉人也年十五補縣學諸生踰壯師事閩縣考功孟先生於鼇峯書院學使陸耳山院副拔君貢太學今山陽汪瑟庵尚書爲國子祭酒器之考充正藍旗官學教習游京師九載嘉慶三年銓閩清教諭歸舉鄉試第一主司則今會稽莫寶齋萬載辛筠谷兩侍郎也輦下聞之嘖嘖誦得人君學有本原敦厚而廉直自以職在教學毅然以潔修

庠序闡揚幽隱扶植人倫整齊風俗爲己任歷安溪建甯再至臺灣凡文廟殿閣明倫堂東西齋廡及名宦鄉賢忠義孝悌節孝祠莫不勸施興作雖勞勩不憚請獎其好義尤力者或專銜詳報祀典所不備則審稽先烈潛德請補之其勇於爲義若飢渴之於飲食然臺灣自逆賊朱一貴叛後不軌相繼跳梁死事文武弁兵無慮千人有奇久而案牘淆且漏君請於巡道遵 前詔建昭忠祠謹據議卹案冊及東瀛紀事一一區而釐之神牌名氏皆君手書以爲義在捐軀而罵賊者雖賊獲可旌情由召釁而偷生者雖衣冠必絀其激揚清濁凜然於名義之不可假公論之不可追至明以厲也君雖爲師儒官常急鄉國利病有可言於當事則大聲疾

呼救之如恐不及蹶然忘其位之卑而身之爲眾忌也其上巡道
慶公書力陳臺城浚濠不可上總督汪公論吏治民風械鬪辨誣
三書瑟菴尙書許其志在天下非徒護桑梓而已可謂深知君矣
君之始至臺灣海盜犯鹿耳門鎮將以下備禦要隘檄君守郡大
西門晝夜巡稽出入奸無所容賊平以軍功擢除江西長甯令辭
不就當事重之在安溪與侯官謝退谷同寮交最篤謝退谷者宿
學重氣節喜經濟余嘗與君目爲兩賢校官者也旣君舉退谷修
臺灣縣志而君左右之志成稱善本後臺郡紳士議修郡志請太
守必得謝退谷鄭六亭二人而後可太守爲請於方伯調君來而
謝君已風疾告歸君赴公車踰二年乃復至事遂不果然君卒刊

補謝君之書而海外文獻始備君之去安溪建甯士皆奉君祠位
初去臺灣眾爭送之北郊香案旗鼓填塞街市數里不絕君口不
言貧居官刻苦歲不能致數金以遺其子其子憚父嚴不敢郵一
紙告乏然族親有急當賙卹未嘗不人人給所欲也善制藝嘗十
一赴會試屢躋無愠色嘉慶末舉卓異道光元年方伯今巡撫金
匱孫公聞君名檄州縣舉君孝廉方正薦之大府方伯遷安徽大
府不果行而君以二年秋逝矣嗚呼惜哉余少與君受業孟考功
之門及在京師與里閭顧不常聚然心折其賢蓋久聞其卒豈勝
悲耶嗚呼師儒之官至今日而敝矣父師少師之教旣不行於左
右塾而瓠葉兔首饗射之禮又無以風示州邑僂然廁令長之末

旅進退與丞掾佐史伍罷癯者俱課殿而已強者或昧雉其弟子
員弟子員或終其身不敢奉謁則悍然以違抗爲諸生罪噫是可
傷已如君與謝教諭咸學校之干城儒林之圭臬其所爲皆他人
所不能爲安得復起九原使斯道猶得以一髮而挽千鈞哉雖然
君之言與行事彰彰在人耳目誦君之文論君之世者毋亦有激
厲而奮興者乎余日望之矣君所著有宜居集愈瘖錄等若干卷
宜居者謂校官居卑居貧職易稱也愈瘖者謂時以言事自效冀
求愈夫生而不瘖者之不幸淪於瘖也春秋六十有五配李孺人
先君卒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其孤自其邑來先期請銘銘曰
膠庠道敝津梁疇遵鼓篋何賴章縫曷親觥觥鄭君克盡厥職慈

惠之師好是正直明扶紀綱幽釐禮式樂公社祀乃在儒林謂非
遺愛悅懌青衿海水羣飛赤嵌徼外金湯一心扞城功最抱奇濟
物俊才槃槃奈何高節卒辭長官 新詔徵賢網羅鷗鷺奈何阨
命竟凋飛翰風花升沈豈君憂喜見蔑之心用道作砥君身雖歸
君志不死吁嗟九泉誰爲知己

右墓誌銘陳壽祺撰

沈寶麟

道光二十一年湯溪縣教諭嘉興沈君紱齋謁告將歸湯溪人重君學行爭挽畱主講九峯書院君去湯溪亦無以爲家不得已應其請乃增設規條於制義外課經解策論詩賦且爲講經及小學書君嘗主泰州書院亦若此其勞無異爲校官時數年以疾卒道光二十五年正月九日也年六十有五其年四月次子敷桂以縣學生祝光烈所爲事略及君所刻勸設祠倉議減釀備荒說施衣集存信錄湯溪縣節婦譜孝子譜示泰吉於杭州屬爲家狀祝生敘述翔實君所施設皆可師法乃不敢以不文辭謹詮次之曰君諱寶麟字孔珍紱齋其自號也曾祖諱近仁江蘇儀徵閭官濬河

必避民墓人咸德之祖諱增爲錢塘桑弢甫先生高第弟子乾隆
甲子舉人中乙丑會試明通榜甘肅崇信縣知縣考諱振鵬乾隆
庚子進士直隸豐潤縣知縣兩世皆有惠政豐潤公生子二君其
長也年十八舉嘉慶戊午順天鄉試道光丙戌大挑一等改就教
職其同志友金衍宗岱峯語泰吉曰紱齋累世循吏其爲人精勤
亦有治縣才乃辭避不爲與我同何也然爲校官必若紱齋者始
稱職爾戊子選授湯溪是時我從兄械雲壽爲武義縣教諭平湖
方垌子春佐之兩人皆持躬謹教士勤於是金華士論僉謂錢方
沈爲嘉興三夫子云我兄及子春皆遜謝曰紱齋非可幾也君初
至湯溪卽修灑埽職殿庭無積塵雨則周省視有漏痕則旁皇若

無所措曰我室完而廟屋敝漏我何衣食於此繕完乃卽安邑人
聞之皆感奮相率新兩廡及名宦鄉賢忠孝節義四祠並及先農
神祇壇君倡之也尊經閣藏書殘闕者借鈔購補多精整撰文廟
祀事考上稽大清通禮諸書以正湯溪沿習之誤兩廡位次及
釋奠儀節器數考定惟謹前期必變食及祭必潔必虔其辭職也
自謂精力衰恐跪起或失儀爲大不敬云君治己甚嚴接人甚和
待士甚恕當官理案牘纖微皆稽例有問者輒縷舉曲折無遺例
所不可者以義斷之眾莫能奪武生某某爲富家訟審其枉釋不
問富家控之府檄縣移學褫葉某衿君請集兩造讞之縣不可府
又檄如初同僚曰拂知府意且得罪君曰忤知府不過奪我官我

終不以一官故枉人罪府縣凡七檄而葉某卒不禡廩生某病狂其父得錢於待廩者爲某請給衣頂君廉知之執不可曰爾子疾愈必悔之固請叱之曰利乃能移人父子情乎我必不可無何某疾瘳其父亦悔悟縣賦地丁銀民舊折錢以納有定數會銀直昂縣將增納民錢君勸止之其長泰州書院時知州議增院租以裕士止之不可則曰書院者將教士以學道愛人爲他日臨民用可先示以剝民自裕乎必欲增吾請去議乃罷君生平辨別義利侃侃不苟同類如此乙未夏大旱奉檄勸分人皆曰沈夫子至吾邑八年口不言錢今者爲一邑民命計吾儕可不力由是樂輸者眾凡飢民之簿籍錢粟之斂發期日之疏數縣尹屬君總其成鉤覈

籌畫民困得蘇而君自禱雨至施振憂勞幾半載遂得嗽上氣疾
鬢髮斑斑矣有益於民生者猶力疾勸行不稍怠邑士益信從之
勸設祠倉議諸書皆次第行之而有效者也其書已刊行君敘例
極詳故不具往歲癸未浙西大水自泰州急歸省父墓著省墓日
記述所見水利廢壞及野殯漂流有足爲世鑒者外舅崔公分巡
河南南汝光道時爲撰南汝光水利志十卷蓋自其少時卽究心
郡國利弊期有濟於世行之湯溪者一二端爾所蘊未盡展而湯
溪人已厚被其惠稱頌之不衰祝生述其父言爲諸生六十年所
事學師甚眾未有若沈夫子者卽縣志列明以來官師數十人不
過一二人若夫子耳其言良信然君晚歲讀儒先書自治益力每

歎曰吾自省生平內疚實多也所爲詩古文詞必期實踐不苟爲
高論嘗研究荀爽易爲圖說未竟藏於家娶山西崔氏乾隆甲辰
進士河南南汝光道景儀女中歲以疾盲相敬數十年子三對薇
敷桂應梅皆庠生弟慶齡力學早世應梅爲之後

右行狀錢泰吉撰

陸元吉

視亭陸君以嘉慶戊寅卒於江甯訓導任其後五年 今天子紀元之二載歲次壬午其孤子鼎亨領鄉薦撤公車之費爲下土之資卜葬有日矣略述事實乞余銘幽之文余與視亭爲文字交自少至壯相見則惟商學問疑義相析與劉峻所謂勢利交者不侔也銘其何忍辭君諱元吉視亭其字也少穎悟九歲能屬文比長從里中醒齋王先生遊先生故光祿沈公所賞識者余兄弟亦受業焉君年十九補博士弟子旋食餼蜚聲黌序間每試藝出則傳鈔紙貴戊午登賢書經義甚夥懶不收拾有愆愆付梓者笑而不富性至孝父古愚公遘疾數年侍奉不避穢污家故貧時稱貸以

供甘旨親串鑒其誠無弗應者卒亦無負券事父母歿忌日愀然
不樂每歲時祭享皆孺人手自烹飪必豐必潔迨生妣徐太孺人
歿祭時拜跪處近淚無乾土也嘗於州守于公席懷鮮荔枝二枚
以遺母公廉得之繪陸郎懷荔圖賦詩紀事一時傳爲佳話太孺
人歿祕諸篋底知其意者不復請觀譬之王哀顧歡之刪蓼莪也
君持身謹劬劬如畏然遇親故於道拱立揖讓惟謹于公曾語余
曰睟面盎背望而知爲有道之士陸生是也與人交不翕翕熱然
篤氣誼急有無雖典質弗恤教弟子恂恂善誘課文不多點竄而
塗抹衷於一是俾自覺悟故及門多英俊之士予昔奉教於錢竹
汀先生始涉歷經史爲考據之學而君殊不謂然曰諸葛氏略觀